

## 简牍所见秦地方稟食的粮食来源与出稟程序

谢 坤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出土简牍显示,秦地方稟食所使用的粮食有“机构自产”“外地购粮”“上级拨付”三种主要来源。地方稟食又可分“外出给食”和“本地稟食”两大类,且二者遵循不同的发放程序。“本地稟食”是由仓官、司空、田官、诸乡等机构负责,它有前期准备、粮食发放、归档呈报等出稟程序。粮食发放,是其中的核心程序,它又包含“开仓”“量谷”“记录”“封仓”四个步骤。“外出给食”属于跨地区、跨机构提供饮食,它需要不同地域的管理机构相互配合、历经四个步骤才能完成。山东长清大街东汉画像石中的“量谷图”,非常形象地呈现了稟食过程中“量谷”出仓的场景。

**【关键词】**里耶秦简;秦代;粮食;仓储;稟食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3-0066-11

## The Source of Grain and the Procedure of Local Grain Distribution in the Qin Dynasty Seen on the Bamboo Slips

XIE Ku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bamboo and slips of Qin Dynasty, the grain used by the local agencies of Qin Dynasty included three sources: "produced by the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grain purchased from other places", "appropriated by superiors". Local grain distrib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grain distribution in the other place" and "local grain distribution" two categories, and the two follow different distribution procedures. "local grain distribution" by the warehouse institution, Sikong(司空), farmland institution, township and other institutions responsible for the main preparation, food distribution, filing and reporting procedures. Grain distribu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procedures, which includes four key steps: "opening warehouse", "measuring grain", "recording" and "closing warehouse". "Taking from the official warehouse" belongs to cross-regional and cross-institutional catering, which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of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an be completed through four steps. The "grain measurement map"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tone in Chang-qing Street, Shandong Province, vividly presents the scene of "grain measurement" out of the barn in the process of grain distribution.

**Key words:** Liye Qin wooden slips; Qin Dynasty; grain; Storage; Grain distribution

作为粮食管理的关键环节,稟食是指官方的粮食管理机构向特定人员发放粮食的行为,它也是仓储制度的重要内容。随着秦简牍新材料的日益丰富,秦代的稟食制度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

[收稿日期] 2021-03-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出土简牍所见秦汉仓储制度研究”(20CZS014)

[作者简介] 谢坤(1987-),男,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秦汉简牍文献、秦汉农业史。

稟食的发放日期、出禀标准、出禀原则等方面产出了许多新成果<sup>①</sup>,并推进了对该问题的认识。然而,秦代地方的出禀机构又是如何获取粮食的<sup>②</sup>,稟食又包括哪些程序,现有成果大都没有论及。下文试结合里耶秦简中的稟食文书、睡虎地秦简《仓律》、岳麓秦简《仓律》等材料,具体探讨秦地方稟食机构的粮食来源以及出禀程序等相关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各机构的粮食来源

里耶秦简中,秦地方稟食是由“仓官”“司空”“田官”“乡”“廛舍”等多个机构共同发放的,仓官作为主要的粮食管理机构,承担最主要的稟食职能,其他机构则分担部分稟食任务。那么,这些机构在出禀时所使用的粮食是来自哪里呢?赵岩先生曾归纳秦洞庭郡迁陵县的粮食来源主要包括本县田租、公田产出、外县输入三部分<sup>③</sup>,可谓卓识。在更多新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稟食机构所使用的粮食主要有三种来源。

### (一)使用机构自产的粮食

里耶秦简中的相关记载显示,秦迁陵县一定数量的土地资源可供耕种。如第8-1519号简记“迁陵卅五年𦵏(垦)田𦵏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衡(率)之,亩一石五;……启田九顷十亩,租九十七石六斗。都田十七顷五十一亩,租二百卅一石。贰田廿六顷卅四亩,租三百卅九石三。凡田七十顷卅二亩。·租凡九百一十。六百七十七石。”据晋文先生考证,迁陵县所垦田数量不多,截止到始皇三十五年,迁陵新增𦵏田“租六百七十七石”,原有𦵏田“租凡九百一十”石,总共才有1587石。别的不说,仅仅几名长吏,如县令或县长、县丞和县尉,也就完全或基本用光了平均每年1200多石的田租<sup>④</sup>。由此可见,尽管迁陵当地能够通过收取田租获得一定数量的粮食,但由于数量有限,租税应该还不是稟食用粮的主要途径。

在里耶简中还可以看到尉官和田官管理一部分戍卒从事生产劳作<sup>⑤</sup>,那么这些机构可以通过生产活动获取粮食。比如,里耶8-482“尉课志”文书中有“卒田课”“司寇田课”的内容,即从事农业生产的直接证据。第8-672号简是一封田官守敬上呈的文书,其释文作:

1. 卅年二月己丑朔壬寅,田官守敬敢言【之】□ I

官田自食薄(簿),谒言泰守府副□ II

之。□ III (8-672)

壬寅旦,史逐以来。/尚半。□ (8-672背)<sup>⑥</sup>

① 相关成果颇多,比如沈刚:《〈里耶秦简〉(壹)所见廩给问题》,《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3-144页;黄浩波:《〈里耶秦简(壹)〉所见稟食记录》,《简帛》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127页;吴方浪、吴方基:《简牍所见秦代地方稟食标准考论》,《农业考古》2015年第1期;赵岩:《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县粮食收支初探》,《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刘鹏:《秦代地方稟食的几个问题》,《中国农史》2018年第1期;谢坤:《简牍所见秦代地方稟食原则再探》,《中国农史》2020年第5期;谢坤:《出土简牍所见秦代仓储管理制度》,《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② 王四维先生近来据里耶秦简讨论了秦迁陵县内出粮机构的粮食来源问题。见王四维:《秦迁陵县粮仓设置体系探讨——以出粮机构粮食来源问题为中心》,《中国农史》2021年第1期。

③ 赵岩:《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县粮食收支初探》,《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

④ 晋文:《里耶秦简中的积户与见户——兼论秦代基层官吏的量化考核》,《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⑤ 陈伟:《里耶秦简所见的“田”与“田官”》,《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

⑥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引里耶秦简中第八层的简牍释文皆选自该书,不另外出注。

“田官”是设于县的机构,其生产的粮田信息要向郡府汇报。不过,根据简文“官田自食薄(簿)”来看,田官所管理的田地应当有一部分是用来“自食”的,也即田官当能自给一部分粮食。王彦辉先生曾指出,里耶秦简中有田官出粮的记录,这表明田官可能拥有独立的粮仓<sup>①</sup>。王四维先生则认为,田官并不专设粮仓,它的出粮地是公共粮仓中的一间专属仓房。田官和仓官在同一时期内使用的都是相互独立的仓房<sup>②</sup>。并且,在现已公布的里耶秦简中,田官发粮都是取自“径廩”,可见它很可能使用“径廩”中的一个仓房来存储、发放粮食。而用来自食的“官田”,则是其获取粮食的途径之一。

此外,第8-454“课上金布副”文书中有“所不能自给而求输”,这显示官方要求下属机构在物资方面尽量做到“自给”,只有在不能自给时才能请求转输,“自给”和“转输”也都是获取粮食的重要途径。

## (二)从外地购粮

当本地存粮不敷用度时,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粮食,从外地购粮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里耶秦简中就有一些秦迁陵县购买粮食的记录,比如:

2. 卅三年正月壬申朔戊戌,洞庭段(假)守□谓县嗇夫:廿八年以来,县所以令糴(余)粟固 I 各有数,而上见或别署或弗居。以书到时,亟各上所糴(余)粟数后上见存, II 署见左方曰:若干石、斗不居日。□署主仓发,它如律令,县一书。·以临 III 沅印行事。IV 二月壬寅朔甲子,洞庭段(假)守□追县,亟上勿留。/配手。·以上衍印行事。V (12-1784)

三月丙戌日中,邮人□以来。/□发。歇手。(12-1784背)<sup>③</sup>

这是一封洞庭郡守下发至迁陵县的下行文书,文书要求洞庭郡下属诸县(包括迁陵)呈报近几年的“余粟数”。“余”,是“买进粮食”的意思。《说文·入部》:“余,市谷也。”<sup>④</sup>可见,当时的属县在物资不充裕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粮食。

除此之外,第9-1560号简又有“糴(余)如令。守府书曰:勉糴(余)”的记载<sup>⑤</sup>。尽管简文尚缺失上下文,不过从现有的“余如令”“守府书”“勉余”等文字仍可以看出它是洞庭郡下发至迁陵县的文书,内容与购买粮食有关。“勉余”两个字,很可能是洞庭郡在劝勉迁陵县尽力去购买粮食以弥补不足。

## (三)上级官府的调拨

在秦代,地方官府的财政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上级官府的调拨。比如,里耶秦简有一枚简记“及令它县当输粟迁陵□□□(12-1516)”<sup>⑥</sup>。该简应当是洞庭郡下发至迁陵县的文书,内容大概是洞庭郡安排下属的其他县向迁陵县“输粟”。巧合的是,里耶8-1618号简还有“□□沅陵输迁陵粟二千石书”的记载。这枚简是洞庭郡所属的沅陵县向迁陵输入二千石粮食的记录,内容上恰好可以和简12-1516对应。晋文先生曾指出,秦迁陵县的公田的生产能保证其生产者的自给,就相当不错了。但依笔者所见,洞庭“廿八年以来,县所以令糴(余)粟固各有数”,就是一个反证。迁陵县的主要财政来源,实际还是朝廷的大量拨款<sup>⑦</sup>。结合简8-1618、12-1516等相关记录来看,这一判断是很有说服力的。

对于县下所属的机构而言,上级的分配与调拨也是获取粮食的重要方式。根据里耶秦简,秦县下设

① 王彦辉:《〈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

② 王四维:《秦迁陵县粮仓设置体系探讨——以出粮机构粮食来源问题为中心》,《中国农史》2021年第1期。

③ 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三)》, <http://www.bsm.org.cn/qinjian/6449.html>, 简帛网2015年8月7日。

④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9年,第109页。

⑤ 陈伟主编,鲁家亮、何有祖、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8页。

⑥ 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中西书局,2016年,第134页。

⑦ 晋文:《里耶秦简中的积户与见户——兼论秦代基层官吏的量化考核》,《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的仓官、司空、田官、尉官等都有稟食的职能,且它们彼此分工、针对不同的受稟对象,而所使用粮食的来源也遵循一定规律<sup>①</sup>。在这些稟食机构中,“仓官”是专门负责管理粮食的机构,它在出稟时可以直接从管理的粮仓中取粮,这样也最为方便直接。因此,在里耶简的稟食记录中,“仓官”的稟食记录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又,梳理里耶秦简中出现的仓名,可以发现迁陵县在秦始皇26年至35年期间曾设有径廩、乙廩、丙廩、西廩等多处粮仓。其中,“径廩”除了供应“仓官”之外,还可以供应“司空”(简8-212+8-426+8-1632、8-474+8-2075)和“田官”(简8-2246、8-1574+8-1787)。这说明,秦县中的司空、田官、诸乡等机构应当都可以直接从官仓中支取粮食,用以稟食。

另外,县廷安排主管粮食的仓官向司空、尉官等机构输送粮食,供其开支。此类付粮记录在里耶简中也颇为常见,比如:

3. 粟米十石。 廿五年八月丁巳朔丁丑,仓兹付司空守俱。(8-452+8-596)

4. 粟米十二石二斗少半斗。 廿五年八月丁巳朔辛酉,仓守择付司空守俱。 臂手。<sup>②</sup> (8-1544)

5. 甲辰,仓守言付司空守俱,俱受券及行。 I

臂手。 II (8-898+8-972)

上述三例皆是仓官向司空交付粮食的记录。其中,前两例的时间是在同一月,在当月“仓官”两次向“司空”交付粮食,而且总数量达到22石之多。这些粮食很可能是交于司空之后(而非用于个人),供其稟食使用。又,里耶第6-3号简作“□=七石。元年端月癸卯朔□□,司空□□受仓□□”。从残文来看,这很可能是司空接手仓官交付粮食的记录。由此可见,司空等官署所需的粮食当有一部分是从“仓官”处接收的。这也说明,仓官向其他机构输送粮食,应当是这些机构获取粮食的重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天圣令·仓库令》中有一条关于粮食发放的律文,也涉及粮食来源的问题。律文记载“诸给粮禄,皆以当处正仓充。若边远无仓及仓少之处,准所须数申转运司,下随近有处便给”<sup>③</sup>。据此可知,唐宋时期发放粮食有“以当处正仓充”与“申转运司”两个来源。律文所言的“正仓”是指官仓,秦代设置的县仓和乡仓皆属于此类。将其与秦简中的情况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有颇多相似之处,可以作为前文探讨的佐证。

## 二、本地稟食的程序

陈伟先生曾指出,里耶秦简中的稟食记录数量颇多,且这些记录大致可分为“在当地的稟食记载”和“外出用的给食文书”两种类型<sup>④</sup>。也就是说,秦代的地方稟食有“本地稟食”和“外出给食”两种类型,且二者执行不同的出稟程序。当在本地稟食时,主要由设置在本地的粮食管理机构负责(如仓官),稟食的程序主要包括“发放前的准备”“粮食发放”“发放后的文书处理”等主要环节。

### (一)发放前的准备

在稟食发放之前,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这包括提前确定受稟人员、核算好受稟者累积当受稟的粮食数等内容<sup>⑤</sup>。具体来看,睡虎地秦简《仓律》第37号简云“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太)仓,与计偕。都官

① 谢坤:《简牍所见秦代地方稟食原则再探》,《中国农史》2020年第5期。

② 赵燊然等先生补释“臂手”,详见赵燊然、李若飞、平晓婧、蔡万进:《里耶秦简缀合与释文补正八则》,《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小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278页。

④ 陈伟:《里耶秦简所见秦代行政与算术》,《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第151页。

⑤ 谢坤:《出土简牍所见秦代仓储管理制度》,《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以计时飧食者籍”<sup>①</sup>。高敏先生曾指出,“食者籍”即稟给粮食的名册,县一级机构要向太仓的主管官吏上报稟食名册及其他经费开支的情况,并得同时交上计簿,然后都官按照计簿来检查稟食者的名册<sup>②</sup>。可见,为了确认受稟者的信息准确,需要提前准备好发放名册。里耶第8-734简有“度廿五年县官□;食当食者□”,其中的“食当食者”,是指向当受稟的人员发放稟食。另外,西北汉简中也多见“当食者”。比如,居延汉简33.9有“甲渠候官建昭三年十月当食案及谷出入簿”<sup>③</sup>。鵜飼昌男先生指出“当食案”与“当食者案”意义相同,可释读作“当给食者之案”<sup>④</sup>。李天虹先生怀疑“记入当食者案的戍卒是刚刚到达边塞的新卒,在等待分配的过程中,新卒的稟食情形记录于当食者案”<sup>⑤</sup>。比较而言,汉简中的“当食者”与里耶秦简中的“食当食者”应当相近,它们均展现了稟食发放之前需要提前确定受稟人员的过程。

受稟人员的名单确认之后,受稟者身份和参与劳作的时间是接下来需要核对的内容。睡虎秦简《仓律》49-51有“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稟。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母(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禾月半石。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稟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舂,月一石半石”的规定,显示不同身份的人员分别执行不同的稟食标准。也就是说,受稟人员的身份和劳作天数都直接关系到稟食数量的多少,它们都是稟食发放之前需要重点核对的内容。至于稟食信息又是如何统计的,里耶秦简中便有一些相关的例证。比如:

6. 卅年六月丁亥朔甲辰,田官守敬敢言之:疏书日食牒北(背)上。敢言之。(8-1566)

城旦、鬼薪十八人。小城旦十人。舂二人。小舂三人。隶妾居贲三人。戊申,水下五刻,佐壬以来。/尚半。逐手。(8-1566背)

7. 径廩粟米一石九斗五升六分升五。卅一年正月甲寅朔丁巳,司空守增、佐得出以食舂、小城旦渭等卅七人,积卅七日,日四升六分升一。I

令史□视平。得手。II(8-212+8-426+8-1632)

简8-1566是田官上呈县廷的文书,简背部分记录了按日受稟的徒隶种类和数量,这些统计数据应当与睡虎地《仓律》所言的“食者籍”有关。简8-212+8-426+8-1632是司空向舂、小城旦发放粮食的记录,其中的“积卅七日”涉及了劳作天数统计的问题。晋文先生曾将里耶秦简中“积”的用法大致分为积户、积人和积日三类,“积日”就是日次的累积,积日的意义在于统计用人出工的总天数,以考核徭役征发和完工的效率<sup>⑥</sup>。依此来看,该简中的“积卅七日”实际上是统计了47名舂、小城旦劳作1天的总数。也即,该简其实是司空向47人发放每人1天口粮的记录。除了按日发放之外,稟食还有按月发放的情况(如简8-217、8-1167+8-1392等等),这种发放方式大致是分月份大小,按照当月的天数来计算发放的,其实质与按日发放是一致的。然而,无论是按哪种方式发放,受稟者所劳作的天数都是需要提前统计完成的。

除了秦简之外,在西北汉简中也多见此类“稟名籍”。比如,居延汉简287.9号简作“□甲渠官居摄三年三月吏卒稟名籍”<sup>⑦</sup>,这是一枚公元8年3月甲渠候官上请吏卒稟食的标题简。又如,居延第24.2号简

①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第64页。如无特殊说明,睡虎地秦简释文皆引自该书,不另注。

②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7页。

③ 简牍整理小组编著:《居延汉简(壹)》,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4年,第102页。

④ [日]鵜飼昌男著,徐世虹译:《〈始建国天凤三年当食者案〉册书之考察——以汉代“案”字语义为中心》,《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95-699页。

⑤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⑥ 晋文:《里耶秦简中的积户与见户——兼论秦代基层官吏的量化考核》,《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⑦ 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叁)》,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234页。

“第廿三部卒十二月稟名：第廿三卒李婴；第廿四卒张猛；第廿六卒唐安；……第廿九卒左；廿二人。”<sup>①</sup>该简是受稟食的详细名册，其中详细记录了吏卒的燧别、身份、姓名等信息。在已公布的里耶秦简中，也有不少关于吏员、戍卒、徒隶申请稟食的记录。这些记录，应该都是稟食发放时需要的“食者籍”。

除了制作“食者籍”之外，出稟机构还需要核验受稟者的凭证。类似的处理，可以参考睡虎地秦简中“稟衣”的程序。睡虎地秦简《金布律》93号简有云：“在咸阳者致其衣大内，在它县者致衣从事之县。县、大内皆听其官致，以律稟衣”，整理者注“致，义为券。此处‘致其衣大内’意为凭券向大内领衣。”<sup>②</sup>律文提到，领取衣物时需要专门的凭证——“致”。另外，居延新简EPT59:330号简释文作“元始二年吏卒稟致（正面），二月稟致（反面）”<sup>③</sup>。李均明先生指出：“廩致，发放粮食的通知书，即供粮凭证。”<sup>④</sup>那么，秦代领取粮食时应当也有类似的出稟凭证。

## （二）粮食的发放环节

在完成准备之后，便进入粮食的发放环节，这也是其中最为关键和复杂的一个程序。以主管粮食的“仓”出稟为例，“仓”出稟的过程当包括“开仓”“量谷”“记录”“封仓”四个关键步骤。

### （1）开仓

由于粮仓在平时处于封闭状态（可参下文“封仓”环节），那么出稟使用仓中存粮时必定要先“开仓”，也即稟食的第一步是打开粮仓。在开仓发粮时，又必定要先解除封印、开启仓门。睡虎地秦简《仓律》23号简有“出禾，非入者是出之，令度之，度之当堤（题），令出之。其不备，出者负之”的规定，这里说的是在“出禾”之前相关人员一定要先核对且确认储量与封题上的粮食数据一致，之后才能开仓。这个步骤一般是由多名吏员“相杂”才能完成，睡虎地《仓律》21所云由“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去除封印，即反映了这一环节。

举例来看，里耶秦简中有一件“贰春乡守平”上呈县廷的文书，比较直观地体现了秦代取粮时“开仓”的程序。该文书作：

8. 卅四年二月丙申朔己亥，贰春乡守平敢言之：廷令平代乡兹守贰春乡，今兹下之廷而不属平以仓粟米。问之，有（又）不告平以其数。即封仓以私印去。兹繇（徭）使未智（知）远近，而仓封以私印，所用备盗贼粮尽在仓中。节（即）盗贼发，吏不敢蜀（独）发仓，毋以智粟米备不备，有恐乏追者粮食。节（即）兹复环（还）之官，可也；不环（还），谒遣令史与平杂料之。谒报，署□发。敢言之。二月甲辰日中时，典辵以来。/壬发。平手。（9-50）<sup>⑤</sup>

简文的主要内容是说，贰春乡的啬夫兹公事外出时“封仓以私印”，同时与他的接任者乡守“平”没有正常交接仓的事务，导致接任者“即盗贼发，吏不敢独发仓，毋以智粟米备不备”。按秦律，封仓需要由多位相关的吏员“相杂以封之”，该简中则“封以私印”，显然与律有违。乡守“平”将此事上报县廷，正是由于其不能在正常程序下开仓，而且又不知仓中粮食数。于是，“平”对无法开仓的问题感到困惑，并请示上级如何处理。显然，这件事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发仓”（即“开仓”）。这封文书的出现，也可以证实秦代稟食发放首先要有核验和“开仓”的程序。

### （2）量谷

这里所言的“量谷”，不仅包括称量谷物，同时还包括了“取粮”“称量”“视监”等程序。称量谷物是发放粮食的核心步骤，稟食文书中所出稟的粮食数量，均需要称量之后才能发放。“量谷”的具体环节，主要是由“稟人”负责。在睡虎地、居延汉简中，可以经常见到“升、斗甬（桶）、概、衡石累”等称量器具，它们

① 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壹）》，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4年，第72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1-42页。

③ 张德芳主编，肖从礼著：《居延新简集释（伍）》，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53页。

④ 李均明：《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第133页。

⑤ 陈伟主编，鲁家亮、何有祖、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校释（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4页。

应当是用来称量的设备。

9. 内史杂律曰:诸官县料者,各有衡石赢(累)、斗甬(桶)期足,计其官,毋段(假)黔首。不用者,平之如用者。以铁午(杵)鬲(肩)甬(桶)口,皆壹用方欘(概),[方]欘(概)毋得,用盘及圆欘(概)。(《岳麓书院藏秦简(肆)》171-172)<sup>①</sup>

10. 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赏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赏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赏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赏一盾。(睡虎地《效律》3-4)

第一条律文规定了各官称量时要配备有足够的衡量器具。相似记载还见于睡虎地《内史杂律》194号简,其云:“有实官县料者,各有衡石赢(累)、斗甬(桶),期踰。计其官,毋段(假)百姓。不用者,正之如用者。”这里的“县料”一词,整理者注“县料,称量。”<sup>②</sup>至于称量的器具,“升、斗甬(桶)、概、衡石累”等显然是最基础的工具,这也是各稟食机构所必备的。在计量系统方面,代国玺先生研究指出“秦汉时代的粮食计量系统是由一个标准计量(即所谓小石)、三个专用大量(即所谓大石)构成的有机体系。其分工是用专用大量量取原粮,用标准量器量取粳米或稻米,所获数值与单位相同,两者即为等值,可以互换”<sup>③</sup>。第二条律文严格规定了量器不准的惩罚力度,由此可见秦代官方对称量器具的严格管理。

再结合里耶秦简来看,秦地方在实际稟食活动中最常使用的是石、斗、升等最基础的衡制单位,同时结合“半”(1/2)、“泰半”(2/3)、“少半”(1/3)、“泰半半升”(7/6)、“少半半斗”(5/6)等分数进行统计发放。刘鹏先生曾指出,里耶秦简中存在不同的数量表达方式,比如在简8-925+8-2195中大隶妾的稟食数是“日三升泰半半升”(折合25/4),在简8-216+8-351中春、小城旦的稟食数是“日四升六分升一”(折合25/4)<sup>④</sup>,二者的发放标准其实是一样的。另一方面,稟食发放的不同表达同样还需兼顾日常使用时的实用性。比如,“日四升六分升一”和“日三升泰半半升”,虽稟食标准相同,在操作上却有着很大区别。数值“四升六分之一升”中的“四升”是整数,比较容易发放,而“六分之一升”会因数量太少却很难被准确发放,甚至当时很可能没有专用的量器。数值“日三升泰半半升”则不同,其中的三升、泰半升和半升则均可借助专用量器方便准确地发放。“少半半斗”的实用价值,也同样如此。总之,不同表达方式的使用,不仅呈现了秦代的算术发展水平,同时还展现了古人将算术灵活应用于生活场景的智慧。

### (3)记录

根据睡虎地秦简《仓律》,出稟时参与的人员主要有仓啬夫、令史和稟人,其中令史主要负责文书记录。而在里耶稟食中的稟食实例中,负责记录的人员除了令史之外,还有令佐。这也说明,秦代的令史和令佐的身份较为相近<sup>⑤</sup>。另外,在里耶稟食简中常出现“某手”,李学勤先生指出,其中签写“某手”的人是负责写抄、收发文书等事的吏员<sup>⑥</sup>。这些负责“手”的人员一般是令史或令佐。至于记录出稟文书的券书一般需要分为左中右三份,且三份分别由受稟者、出稟机构和县廷持有<sup>⑦</sup>。

至于稟食文书的记录格式,秦简中亦有具体规定。比如,睡虎地《效律》简27-28记“某廩禾若干石,仓啬夫某、佐某、史某、稟人某”,应当就是秦代稟食记录的官方格式。从这条律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七个关键要素:①某廩(出稟的粮仓);②禾(粮食类型);③若干石(出稟数量);④仓啬夫某(主要负责官吏);⑤佐某(官佐,负责文书记录);⑥史某(主要负责监督);⑦稟人某(出稟者,一般由隶臣妾充任)。

①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24-125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③ 代国玺:《秦汉的粮食计量体系与居民口粮数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8年第89本第1分。

④ 刘鹏:《秦代地方稟食的几个问题》,《中国农史》2018年第1期。

⑤ 赵岩:《秦令佐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⑥ 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

⑦ 张驰:《里耶秦简所见券类文书的几个问题》,《简帛研究2016》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9-132页。



在具体发放时,也大致遵循此格式<sup>①</sup>。我们可以列举一个里耶秦简中稟食的例子:

11. 丙廩粟米二石。令史扁视平。I

卅一年十月乙酉,仓守妃、佐富、稟人援出稟屯戍士五(伍)孱陵咸阴敝臣。富手。II(8-1545)

在该简中可以看到上述所列的七个基本要素:出稟粮仓是“丙廩”;出稟粮食是“粟米”;出稟数量是“二石”;出稟的仓啬夫是“仓守妃”(仓守啬夫妃的省称);参与的“史”是“令史扁”;“佐”是“佐富”;出稟者是“稟人援”。发放信息与睡虎地《效律》的规定保持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对粮仓的管理与之亦有多相似。举例来说,在居延汉简中常能见到仓长、仓丞、仓监、令史等人参与粮食的管理事务。比如,275·23号简记“入糜小石十二石,始元五年二月甲申朔丙戌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监只”<sup>②</sup>,便是亭从仓监处领受粮食的记载。另外,在唐代含嘉仓遗址的铭文砖中,除了记录粮食入仓时间、数量、损耗等信息外,还能见到不少仓官。比如,“窖19:铭砖1”中有仓史王花、监事杨智、寺丞知仓事张琮、监仓御史陆庆等人员<sup>③</sup>。从其官名来看,这些仓官的分工与秦简所见的情形应当大致相似,据此亦可见我国古代粮仓管理方式的传承与发展。

#### (4) 封仓

与前文所言的“开仓”相对,在粮食发放结束后,仓的管理者会将粮仓封存起来。根据秦简牍的相关记载来看,秦代的粮仓封印制度已较为完备与严密<sup>④</sup>。比如,睡虎地秦简《仓律》中有如下规定:

12.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稟者各一户以气(飢),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啬夫免,效者发,见杂封者,以堤(题)效之,而复杂封之,勿度县,唯仓自封印者是度县。出禾,非入者是出之,令度之,度之当堤(题),令出之。其不备,出者负之。(21-23)

这条律文很好地展现了封闭仓门以及封印粮仓的情形。其中,封印又分为“杂封”(多人封仓)和“自封”(单人封仓)两类。开启仓门时,亦需要分别对待。当仓为“杂封”时,需要核对封题是否完好,如数据一致才可以开仓发放。当仓“自封印”时,还需要称量所藏谷物是否准确后才能发放。

除了封印之外,粮仓门户还需紧闭并上锁。关于封闭门户,睡虎地《法律答问》简149“实官户关不致,容指若抉,廷行事赀一甲”与简150“实官户扇不致,禾稼能出,廷行事赀一甲”的记载,可为佐证。另外,睡虎地《为吏之道》第8-9号简云“城郭官府,门户关龠(钥)”,说明官府机构需要给门户上锁。

#### (三) 发放后文书处理

如前文所述,粮食管理部门在发放稟食时会安排令史记录稟食的详细信息,这些文书在发放之后需要统一归类存档,并呈报至县廷。里耶秦简中保留了大量迁陵县仓官、属乡、司空等机构制作的稟食文书,这些文书应当是各机构整理后呈报至县廷的。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各机构呈报稟食文书和粮食库存的大致情况。比如,简8-1452“【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己卯,仓守敬敢言之:出西廩稻五十□石六斗少半斗输;案粟二石以稟乘城卒夷陵士五(伍)阳□□□□。今上出中辨券廿九。敢言之。□手”,便是仓官向县廷上呈稟食记录(中辨券)的文书。简8-776“卅年四月尽九月,仓曹当计禾稼出入券。已计及县相付受廷。第甲”,也显示出县廷的仓曹收到了待核校的粮食出入券。另外,仓还需要按时向县廷

① 对此,有不少学者做过归纳。比如,张春龙等先生指出8-2246号简包含“廩(仓)的名称”“支付的数额”“日期”“支付的主管官吏”“辅佐者”“稟人(粮仓管理员)”“项目”“领受对象”“监督人”“记录人”等十项内容。见张春龙、大川俊龙、初山明:《里耶秦简刻齿简研究——兼论岳麓秦简(数)中的未解读简》,《文物》2015年第3期。

② 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叁)》,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6年,第197页。

③ 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④ 蔡万进:《云梦秦简中所见秦的粮仓管理制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汇报现有存粮的情况。比如,简9-700+9-1888“□年八月丙戌朔甲寅,仓守妃敢言之:乃八月庚子言:疏书卅一年真见禾稼陵北(背)上”,便是仓官向县廷汇报始皇31年现存禾稼的情况。这些文书都说明,粮食发放之后的归档和呈报文书,也是稟食管理的一个环节。

### 三、“外出给食”的程序

外出给食的程序,与本地稟食不同。此时,受稟者因公事而去了外地,稟食则是由外地的粮食管理机构提供。在此情况下,便需要不同地域的管理机构相互协作,其程序较之“本地稟食”要复杂不少。根据里耶秦简中的相关记载,一个比较完整的“外出给食”程序大概要历经“本地粮食机构提出稟食需求”“本地县廷照会外地县廷”“外地县乡接收与批转外地粮食机构”“外地粮食机构稟食”等关键环节。

为方便讨论,试举两例说明:

13. 卅五年三月庚寅朔辛亥,仓衙敢言之:疏书吏、徒上事尉府者牒北(背),食皆尽三月,迁陵田能自食。谒告过所县,以县乡次续食如律。雨留不能投宿费。当腾腾。来复传。敢言之。(8-1517正)

令佐温。更戍士五城父阳翟执。更戍士五城父西中瘞。臂手。(8-1517背面)

14. 卅五年二月庚申朔戊寅,仓守择敢言之:隶妾饷为狱行辟书彭阳,食尽二月,谒告过所县乡以次牒(续)食。节(即)不能投宿费。迁陵田能自食。未入关县乡,当成齎,以律令成齎。

来复传。敢言之。□(8-169+8-233+8-407+8-416+8-1185)

从内容看,这两枚简当是迁陵县仓发往迁陵县廷的文书。其中,第一例是请求所过县乡向迁陵县的“吏、徒”续食,第二例是请求所过县乡向从事“行辟书彭阳”公务的隶妾续食。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到,本地机构申请给食的具体细节。首先,8-1517号简中的“仓衙敢言之”一句,可知文书是迁陵县仓官制作上呈的文书。其次,“谒告过所县,以县乡次续食如律”,是请所经过的县乡相机供给食物,这是文书的主体内容。而文书的主体内容又有一定规范。以8-1517号简来看,在提出给食需求时,需要说明“给食的原因”(上事尉府)、“人员信息”(吏、徒)、“已完成给食的日期”(食皆尽三月)、“本地田能否自食”(迁陵田能自食)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申请文书的“正文”<sup>①</sup>。而且,“人员信息”似还需要列出详细名单(疏书吏、徒上事尉府者牒背),这大概是申请文书的“附件”。

本地所制作的申请文书,在传递到外县之后,同时还需要获得外地县廷批覆之后才能执行。比如,第5-1号简是迁陵县批覆零阳县续食申请的文书,其中就有完整的申请流程:

15. 元年七月庚子朔丁未,仓守阳敢言之:狱佐辨、平、士吏贺具狱,县官食尽甲寅,谒告过所县乡以次续食。雨留不能投宿费。来复传。零阳田能自食。当腾腾期卅日。敢言之。/七月戊申,零阳龔移过所县乡。/齎手。/七月庚子朔癸亥,迁陵守丞固告仓嗇夫:以律令从事。/嘉手。(5-1正)

迁陵食辨、平尽己巳旦□□□□迁陵。

七月癸亥旦,士五(伍)臂以来。/嘉发。<sup>②</sup>(5-1背)

① 睡虎地《秦律十八种·属邦》简201释文作“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稟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无)有。受者以律续食衣之”,其中所言“必署其已稟年日月”,即告知隶臣妾已经领取稟食的具体日期,方便接收单位继续稟食。以此来看,里耶“给食文书”中的“食皆尽三月”或是类似的内容。

② 郭文玲先生对几枚续食文书的生成、传递、处理程序有比较详细的论证,并将简文中“雨留不能投宿费”重新断读作“雨留不能,投宿、费”。详见郭文玲《里耶秦简所见“续食”简牒及其文书构成》,《简牍学研究》第五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在这份文书中,零阳县则是续食的申请方,迁陵县则成了受理方。梳理简文,可知该文书的制作与传递涉及了“零阳仓”“零阳县廷”“迁陵县廷”“迁陵仓”等四个机构。这反映了从文书制作到最终完成续食的大概过程。

第一步:零阳仓提出给食申请——仓守阳敢言之:狱佐辨、平、士吏贺具狱,……当腾期卅日。敢言之。

第二步:零阳县廷照会过所迁陵县廷——七月戊申,零阳葬移过所县乡。/齑手。

第三步:迁陵县廷接收公文——七月癸亥旦,士五(伍)臂以来。/嘉发。

第四步:迁陵县廷批转本县仓处理——七月庚子朔癸亥,迁陵守丞固告仓嗇夫:以律令从事。/嘉手。

第五步:迁陵仓稟食——迁陵食辨、平尽己巳旦□□□□迁陵。

从上述分析可知,外地给食大约需要历经上述五个步骤。又,根据简文中“迁陵守丞固告仓嗇夫:以律令从事”来看,零阳县的稟食申请也得到了迁陵县的批准。5-1背“迁陵食辨、平尽己巳旦□□□□迁陵”文字虽残损,但从残文似可推断其内容当是迁陵县给食的具体情况。

还值得注意的是,秦简牍中对给食过程中的不同地区还有专门的称谓。比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简44“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为将,令县貢(贷)之,辄移其稟县,稟县以减其稟。已稟者,移居县责之”,《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简12-15又记“军人买(卖)稟稟所及过县,费戍二岁”。律文中多次提到了“稟县”“居县”“稟所”等多个地域概念。其中“居县”一词,整理者注作“指现在到的县”<sup>①</sup>。陈伟先生通过梳理秦汉简中的相关例证,指出“居县”是指当事人家乡之县,并且“作为当事人临时所在的‘它县’、‘署所’,与作为名籍所在的‘居县’,关联互动,形成对于人员、物资的动态管理和全面控制,从而为庞大的帝国机器的运行,提供了有效支撑。”<sup>②</sup>这些分析展现了不同地域的机构之间相互协作的关系。这种管辖地与发放地之间的“关联互动”,在稟食事务的处理上尤为明显。具体而言,律文中出现的“稟县”“稟所”均是发粮所在地,“居县”作为其管理地需要与前者协调相关事务。比如,前文中提到“稟县”本当减少稟食但已经发放时,则向“居县”追讨。这展现了外地给食时,地区之间的协助关系。在此条件下,官方要求两地分别以文书记录具体过程,以达到对稟食行为的监管。

## 余 论

前文指出,“粮食发放”是稟食过程中最为关键和复杂的一个程序。以“仓官”出禀为例,其中又包括“开仓”“量谷”“记录”“封仓”四个关键步骤,而这几个步骤在汉代画像石中有更加形象的呈现。比如,山东济南长清区的孝里镇大街村在2005年发现了两座汉墓葬,墓中共出土了30余块画像石。其中一幅画像刻画有粮仓、硕鼠、人物等多种形象,整理者称之为“仓廩图”<sup>③</sup>。原图和摹本分别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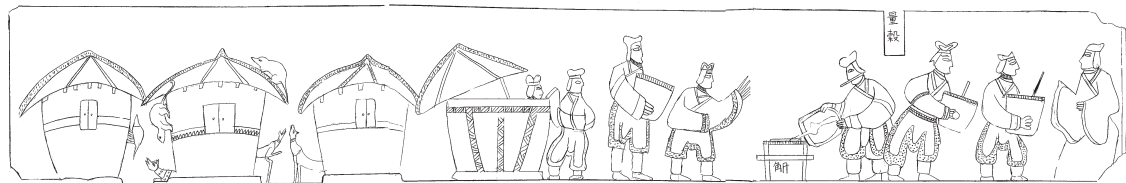


图1 长清大街画像石(全图)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② 陈伟:《秦汉简牍“居县”考》,《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

③ 鲁文生:《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精品》,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年,第276-277页。

图2 长清大街画像石“量谷”图摹本(局部)<sup>①</sup>

对于画像的内容,马怡先生较早进行了解读。她指出:“画像石上有榜题‘量谷’二字,知是计量谷物的画面。图的中部为量谷之众:一人刚从仓中取出粮食,手捧容器走来;一人手握数支细棍,在观看放置地面的容器,该容器的外壁题有‘斛’字,知为量器;一人俯身立其对侧,正将手中的容器向斛内倾倒,口衔一支条状物或细棍;另有两人手捧容器离开,正走向屋舍,其容器中各插一细棍。图的右部为屋舍,屋舍外有一人站立,内有两人对坐交谈。此应是粮仓出粮场景。粮仓所展示的是出粮景象,其场所大,储粮装置多,分券者貌似官吏,故疑为官仓,其含义或亦与榜题为‘某某食此大仓’的墓葬仓廩图相似。”<sup>②</sup>近年来,李建雄先生也讨论了该画像,他认为画像中“有打开之廩、有斛量、有麻袋,而且最主要是出现榜题如下,读若‘量谷’二字,足见是粮食出纳时的场景。该画像以《榷酒稟食图》定名似较妥”<sup>③</sup>。上述分析为准确理解该画像,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信息:首先,量谷者所发放的细棍和领粮者在容器中所插的木棍,应当是“券”——即记录粮食出稟情况的简牍。这些“券”上记录有粮食的数额、出稟时间、参与人员等信息,券侧面或刻有标识,以便计算、核验。其次,画像描绘的应当是官仓出粮的场景,它与秦简中出稟程序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考虑到画像描绘的主要是仓中取粮、称量发放的场景,且画像中有“量谷”的榜题,因此该部分画像称作“量谷图”似更佳。再来看图像的内容(图2从左到右):最左侧为三座封闭的粮仓,上有硕鼠、下有犬只,显示粮仓储粮丰富。这个部分,可以对应秦简中“封仓”环节。第四座仓的顶盖已被打开,旁边有两人正从仓中取粮。这个程序,可以对应前文所讨论的“开仓”环节。第三人怀抱着一斛粮食,准备去称量。第四人,手里拿着记录谷物数量的“券”,记录并分发给称量者。该环节可以对应稟食过程中的“记录”环节。第五人,正在往“斛”里倒入粮食进行称量,口中衔着记录粮食的“券”。该环节可以对应稟食过程中的“量谷”环节。第六和第七人,抱着称量好的粮食,粮食上插着“券”。第八人,原图不甚清晰,似是在等待核对或者盛装粮食。总体来看,这幅“量谷图”形象地呈现了粮仓从“封仓”到“开仓”“量谷”“记录”的各个场景,它也是秦代稟食发放程序的重要佐证。

总之,稟食的粮食来源和发放程序,不仅关系到粮食的管理,它们还是仓储制度的重要内容。以跨地域、跨机构的“异地稟食”为例,该程序的顺利完成需要不同地域的机构相互配合、历经四个步骤才能完成。里耶秦简中的“异地稟食”能够顺利进行,展现了秦代的基层管理机构之间既“彼此独立”,又“关联互动”,它们共同构成一张全国性的仓储网络。另外,基层出稟机构的粮食能够互相调配,且遵循“开仓”“量谷”“记录”“封仓”的程序有序进行,这也说明秦代的粮仓管理有系统且严密的管理体系,并且不同机构之间能够相互协调与合作。稟食制度是国家粮食管理和仓储制度的一个侧面,通过对秦简中稟食的粮食来源以及出稟程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秦代的仓储制度已经形成较为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该体系也是帝国运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责任编辑:胡文亮)

<sup>①</sup> 该摹本的绘制得到了江南大学陈蔚祺同学的帮助,特此致谢。

<sup>②</sup> 马怡:《简牍时代的仓廩图:粮食、量器与简牍——从汉晋画像所见粮食出纳场景说起》,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3-198页。

<sup>③</sup> 李建雄、李洁:《大街汉墓〈粮囤画像〉研究》,《农业考古》2018年第3期。